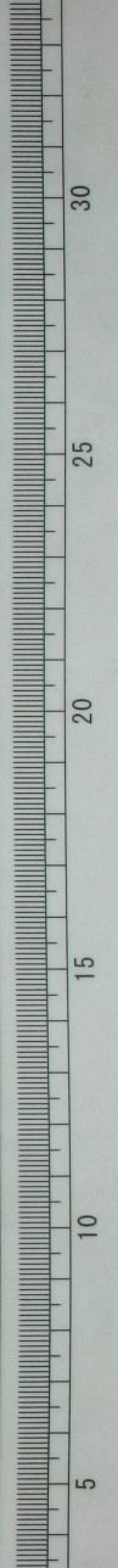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7
1



文庫 11
D 87
1

淳南遺老集序

黃鳥止於邱阿流丸止於甌與羣言止於公是夫言生於人心心既不同言亦各異其在彼也一是非其在此也一是非左右佩劍其誰能正之必有大人者出獨立當世吐辭立論掃流俗之所徇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有以塞其口而厭其心而後呶呶之說息矣自秦火以來漢武帝表章六經不謂無功於聖人然諸儒曲學往往反爲所汨陵遲至於唐宋人自爲說雖其推明隱奧爲多其間踳駁淆混詿誤後生蓋亦不少顧六經且如是况百家乎子長實錄也劉子玄黜其煩孟堅鉅筆也劉賁父刊其

淳南遺老集序

淳南遺老集序

010190555700

誤子京俊才也劉器之病其略顧史氏且如是况雜述乎
然則有人於此品藻其是非覩縷其得失使惑者有所釋
鬱者有所伸學者有所適從則其澤天下也不既厚矣乎
今百餘年鴻生碩儒前後踵相接考其撰著旬磴彪炳今
文古文無代無之惟於議論之學殆爲闕如豈其時物文
理相與爲汙隆邪其磊落之才閔大之器深識英眇爲世
矚表者不常有邪抑亦有其人遭世多故不幸而無以振
發之也溥南先生學博而要才大而雅識明而遠所謂雖
無文王猶興者也以爲傳註六經之蠹也以之作六經辨
論孟聖賢之志也以之作論孟辨史所以信萬世文所以

飭治具詩所以道性情皆不可後也各以之爲辨而又辨
歷代君臣之事迹條分區別美惡著見如粉墨然非夫獨
立當世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能然乎哉嗚呼
道之不明也久矣凡以羣言揜之也故卑者以陷而高者
以行怪拙者以僭而巧者以徇欲傳者如是受之者又如
是尖纖之逞而浮誕之夸吾將見天下之人一趨於壞而
已耳如先生之學試處之王公之貴賴以範世鎮俗其庶
乎道復明於今日也先生今已矣後百年千年得一人焉
食先生之餘廣先生之心能使斯文之不墜則雖百年千
年吾知其爲一日也樂城李治序

子以剽竊之學由白衣入翰林當代鉅公如趙閑楊禮部淳南先生皆士林儀表人莫得見之而一旦得侍几視渾源雷希顏良鄉王武叔河中李欽叔亦稱天下之選而十年得與從遊故予嘗自謂叨取科第未足爲幸而忝廁英遊之末茲所以爲幸也歟玉堂東觀側耳高論日夕獲益實多然愛予最深誨予最切愈久愈親者淳南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性聰敏蚤歲力學以明經中乙科自應奉文字至爲直學士主文盟幾三十年出入經傳手未嘗釋卷爲文不事雕篆唯求當理尤不喜四六其主持名節區別是非古人不貸也壬寅之春先生歸自范陽道順天爲予

作數日留以手書四帙見示曰吾平生頗好議論向所雜著往往爲人竊去今記憶止此其爲我去取之子再拜謝不敏明年春先生亡矣越四年其子恕見予於燕京子盡以其書付之又二年藁城令董君彥明益以所藏釐爲四十五卷與其丞趙君壽卿倡義募工將鏤諸板以壽其傳屬爲引子謂先生之學之大本諸天理質諸人情不爲孤僻崖異之論如三老三宥五誅七出之說前賢不敢置議而先生斷之不疑學者當於孔孟而下求之不然殆爲不知先生也先生諱若虛慵夫其自號云歲屠維作噩閏月初吉日後進東明王鶚斂衽書

古之君子學博矣猶以爲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惟然故博而非雜乃其善學經若史羣書論議記釋具存而世有博雅之士潛心焉者又爲詳說將考覈而求其是是殆前乎諸先生所望乎來者之盛心而余於滄南遺老集讀而知之者以此所尊者經而於傳記百氏弗盡信見到處擺脫窠臼而不依隨以爲是非以是談經與史則詩文以下可知也非其學之博而蘄乎辨之明疇克爾嗚呼中原文獻之邦諸老而後百餘年來如隔宇宙有可慨者滄南生乎其間必其遺風餘澤之沾匈者未泯故所學論說源委則然方將鈔其會余意者隨所讀書附記同異切磋究

之值風雪凍指欲墜握筆復已里興賢書院行且鏤梓喜而爲之識於帙之初闕逢涪灘冬至日前荆臺冷官彭應龍翼夫序

滄南辨惑一書初江左未之聞也至元二十年古滄王公時舉來丞是邦出於行篋始得見之興賢書院謄錄刊行迨今十年其板爲復翁所得以字多差舛恐誤讀者欲得元本證之而王公去此陸行臺監察御史尋柄文廣東宦輒無定雖欲求之末由也已旣幸任迴道過廬陵吾州士夫以棠陰之舊候迎公來就乞校正出脫漏差錯字四百餘公因得改的付局刊換公又以元遺山中州集所載滄

南古律詩僅二十篇俾續卷末收書君子幸加詳焉大德
三年二月中和節雙桂書院王復翁謹書

金史本傳

王若虛字從之藁城人也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擢
承安二年經義進士調鄜州錄事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皆有
惠政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入爲國史院編
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
留爲著作佐郎正大初章宗宣宗實錄成遷平涼府判官
未幾召爲左司諫後轉延州刺史入爲直學士天興元年
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羣小附和請爲立建功德碑
翟奕以尙書省命召若虛爲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
忤則讒構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

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雖然我姑以理論之乃謂奕輩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旣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可信乎後世哉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眾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卽爲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爲之旣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

也金亡微服北歸鎮陽與渾源劉郁東遊泰山至黃峴峰憩萃美亭顧謂同遊曰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令子忠先歸遣子恕同行視夷險因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年七十所著文章號慵夫集凡若干卷淳南遺老若干卷傳於世

淳南遺老集目錄

第一卷

五經辨惑上

第二卷

五經辨惑下

第三卷

論語辨惑序

總論

第四卷

論語辨惑一

第五卷

淳南遺老集目錄

論語辨惑_二

第六卷

論語辨惑_三

第七卷

論語辨惑_四

第八卷

孟子辨惑

第九卷

史記辨惑_一

第十卷

史記辨惑_二

第十一卷

史記辨惑_三

第十二卷

史記辨惑_四

第十三卷

史記辨惑_五

第十四卷

史記辨惑_六

第十五卷

採撫之誤

取舍不當

議論不當

文勢不相承接

姓名允復

史記辨惑 七 字語冗複

第十六卷

史記辨惑 八 重疊載事

第十七卷

史記辨惑 九 疑誤

第十八卷

史記辨惑 十 用虛字多不安

第十九卷

史記辨惑 十一 雜辨

第二十卷

諸史辨惑 上

第二十一卷

諸史辨惑 下

第二十二卷

新唐書辨 上

第二十三卷

新唐書辨 中

第二十四卷

新唐書辨 下

第二十五卷

君事實辨上

第二十六卷

君事實辨下

第二十七卷

臣事實辨上

第二十八卷

臣事實辨中

第二十九卷

臣事實辨下

第三十卷

議論辨惑

第三十一卷

著述辨惑

第三十二卷

雜辨

第三十三卷

謬誤雜辨

第三十四卷

文辨一 序附

第三十五卷

文辨二

第三十六卷

文辨三

第三十七卷

文辨四

第三十八卷

詩話上

第三十九卷

詩話中

第四十卷

詩話下

第四十一卷

雜文

揖翠軒賦 并序

瑞竹賦 并序

甯晉縣令吳君遺愛碑

真定縣令國公德政碑

王氏先塋之碑

李仲和墓碣銘

故朝列大夫劉公墓碣銘

第四十二卷

雜文

千戶賈侯父墓銘

太一三代度師蕭公墓表

清虛太師侯公墓碣

贈昭毅大將軍高公墓碣

第四十三卷

雜文

進士彭子升墓誌

保義副尉趙公墓誌

焚驢誌

哀鴈詞

高思誠詠白堂記

門山縣吏隱堂記

恆山堂記

第四十四卷

雜文

鄆州龍興寺明極軒記

茅先生道院記

趙州齊參謀新修悟真庵記

答張仲傑書

道學發源序

揚子法言微旨序

送王士衡赴舉序

送呂鵬舉赴赴序

送彭子升之任冀州序

第四十五卷

雜文 詩附

祖唐臣愚菴序

復之純交說

移刺仲澤虛舟堂銘

四醉圖贊

林下四友贊

王士衡真贊

跋寶墨堂記

跋王進之墨本孝經

上周監察夫人生朝

詩附

貧士嘆

白髮歎

海陵遺集目錄

題淵明歸去來圖

題趙內翰城南訪道圖

答鄭州辨禪師見戲代高防禦

再到故園述懷五絕

評東坡山谷四絕

評王子端四絕

題宮人圍棋圖

續編詩

附

攄憤

贈王士衡

感秋

生日自祝

失子

憶之純三首

復寄二首

病中二首

感懷

自笑

別家

慵夫自號

西城賞蓮呈晦之

淳南遺老集目錄終

淳南王先生詩集

從中州集校注

貧士歎

甌生作無塵瓶乏作無

粟北風蕭蕭吹破屋入門兩眼作四何

悲作淒涼稚子低眉老妻哭世無魯子敬蔡明遠作郭之真

丈夫故應餓死填溝作坑谷蒼天生我亦何意蓋世功作虛名

實作食不足試將短刺謁朱門甲第紛紛厭梁肉作爭如只使充且愚

大腹便便

白髮歎

即中州集感秋詩

清晨梳短髮已見數莖白妻孥驚且吁謂我應速摘我時
笑而答區區亦何必此身終委形毀棄無足惜况爾毛髮

簡乃欲強修飾畢竟滿頭時復將安所擇

題淵明歸來圖

靖節迷途尚爾賒苦將覺悟向人誇此心若識真歸處豈必田園始是家

孤雲出岫暮鴻飛去往悠然兩不疑我自欲歸歸便了何須更說世相遺
拋卻微官百自由應無一事挂心頭銷憂更藉琴書力借問先生有底憂
得時草木竟欣榮頗爲行休惜此生乘化樂天知浪語看君於世未忘情

名利醉心濃似酒貪夫袞袞死紅塵折腰不樂飜然去此老猶爲千載人

趙內翰求城南訪道圖詩辭不獲已乃作絕句以

獻復爲解之云

得道由來不必勞癡兒舍父漫逋逃閑閑老子還多事時向伽藍作招提打一遭

竹木蕭森蔭綠苔幽襟自愛北軒開主人無說吾何問乘興而來興盡迴

答鄭州辨禪師見戲代高防禦

酒肆淫房作總道場一時作偶然作游戲亦何妨吾作阿師自

墮泥犁獄

作牛趣

更笑春風柳絮狂

再至故園述懷五絕

中州集作還家

日日天涯

作他鄉

恨不歸歸來老淚更沾衣傷心何啻遠東

鶴不獨

作但人

非物亦非

荒陂依約認田園松菊存亡不必

作足

論我自無心更懷土

不妨猶有未招魂

山杏溪桃化棘榛舞臺歌館

作榭

墮灰塵春來底事堪行處

門外流鶯枉喚人

回思夢裏繁華事幸及當年樂此身閑立斜陽看兒戲憐

渠虛作太平人

艱危嘗盡鬢成絲轉覺謹華不可期幾度哀歌仰天問何如還我未生時

山谷於詩每與東坡相抗門人親黨遂謂過之而

今之作者亦多以爲然予嘗戲作四絕云

駿步

作絕足

由來不可追汗流餘子費奔馳誰言直待南遷

後始是江西不幸時

信手拈來世已驚三江滾滾筆頭傾莫將險語誇勅敵公

自無勞

作心與若世爭

戲論誰知是至公螭蚌信美恐生風奪胎換骨何多樣

都在先生一笑中

文章自得方爲貴衣鉢相傳豈是真已覺祖師低一著紛
紛法嗣復作更何人

王子端云近來陡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天其
小樂天甚矣子亦嘗和爲四絕

功夫費盡漫窮年病入膏肓不可作豈易鑄寄與雪溪王處
士恐君猶是管窺天

東塗西抹鬪新妍時世梳妝亦可憐人物世衰如鼠尾後
生未可議前賢

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痒作豈勝鞭世間筆墨成何事
此老胸中具作自一天

百斛明珠一一圓絲毫無恨徹中邊從渠屢受羣兒謗不
害三光萬古懸此首中州集不載

宮女圍碁圖

盡日羊車不見過春來雨露向誰多爭機決勝元無事永
日消磨不奈何此首中州集不載

滄南王先生詩集終

淳南遺老集卷一

畿輔叢書初編

金蒙城王若虛著

五經辨惑上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詩所以美仲山甫也疏云既能明曉
 善惡又能辨知是非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無
 有禍敗其說甚為明白蓋人之所以陷於禍敗以至失身
 者由其愚暗妄行不知理義故耳然世之學者皆認為遠
 害自全之意凡以剛直諫諍不容於時者輒持此說以律
 之嗚呼山甫以忠臣遇明主一篇所頌無非建功立事以
 自效於公家者且此語之下以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繼之

何嘗有遠害自全之意哉子嘗深推之蓋中庸有云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而引此詩爲證學者因之錯會耳殊不知中庸所以引之者總結上文而非專舉一句之義也

書無逸言祖甲知小人之依享國長久孔氏以爲太甲鄭氏以爲帝甲而疏從孔義蓋以周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史記云帝甲淫亂殷道復衰也且曰太甲稱祖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爾子謂此語未安也按史記祖甲武丁之子與太甲分明是兩人周公所論自中宗高宗以及祖甲而繼之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其次弟不應爲

太甲然國語史記皆言其淫亂而致衰隕周公奚取焉是不然書聖經也史傳出於雜說者也周公去殷爲近知其事爲詳左氏司馬遷爲遠其傳聞容有妄焉與其變易姓名以遷就其事甯舍史傳而從經可也

左氏立弑君之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注曰稱君者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眾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斯聖人之意乎曰非也以臣弑君豈復有例稱臣爲臣之罪則稱君者非臣之罪乎稱臣爲不義則稱君者果臣之義乎君非上聖誰無失德使此說果行皆可指爲無道而弑之矣長奸

雄之志生篡逆之階禁其一而開其一聖人之立教不如是也論天下之事者亦權其輕重而已人之無道孰有大於弑君者釋乎此而懲乎彼是何輕重不倫所得之不償所失也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所貴乎春秋者正名分別嫌疑爲亂臣賊子設耳今乃妄生義例以爲之資不亦乖乎許悼公之卒也經言世子止弑之而三傳皆以爲進藥不嘗而已信斯言也其防於疑似者一何嚴耶至於推刃之賊例以一己之私而敢爲大逆天地之所不容禽獸之所不忍者乃或得以幸免而沒其名春秋人情之書也若是之類可謂近於人情乎自傳考之稱國者

未必無道稱臣者豈皆有道參差不齊自相爲戾者多矣姑以一二明之晉靈之不君淫刑而厚斂愎諫而賊賢傳所載也茲不爲無道乎而經書趙盾之名何耶楚靈之無厭民怒而叛從亂如歸茲不爲眾所絕乎而經書公子比之名何耶陳恆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討者三且曰民之不與者半陳氏務施而結民心久矣然而不與者半則齊侯之惡未爲眾所絕也而稱國以弑又何耶經書薛弑其君比而左氏無傳夫旣稱國以弑薛侯之罪安得略而不載使其無事可載則孔子之例何爲而發哉宋昭之殞傳言其無道矣然荀林父伐宋而立文公則曰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而不討賊則

曰以無功而不敘杜注曰昭公雖以無道見弑而文公猶宜以弑君受討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所以督大教蓋其意亦有所不安者故反覆自救如此莒弑紀公左氏謂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故僕因國人以弑之公穀於此意亦同左氏之例而皆不著其事啖助曰弑君例懲暴君也施於君臣猶恐害教但慮暴君無所忌憚不得已而立此義豈有父爲不道子可致逆聖人訓典故當不然遂削左氏之說然終不以其例爲非也夫經於被弑之君皆書其名初無不稱君之辨蓋稱字不可也稱諡不可也書其人而不以名繫之則所稱者爲誰邪左氏徒見有時而不

著臣之名遂以有名者爲稱臣而無者爲稱君亦妄意耳杜注求合其例而有不得者皆遷就而爲之說至薛侯無傳則亦漫曰無道而已近代胡安國旣不廢此例而隨事揣量卒無定論是皆不足據焉或曰如子之說則暴君無道終不當懲乎曰此聖人不得已之變而非所以爲訓也以湯武之德討桀紂之罪然後可耳易所以有革命之文而孟子所以有天吏之論也春秋之君罪不至於桀紂而爲逆者皆亂臣賊子也聖人顧肯爲此訓哉書之稱湯武蓋曰放桀伐紂而孟子則以爲聞誅一夫而不聞弑君使春秋果有意焉其文自當有別夫旣均稱爲君而加以以

弒豈得以一失臣名而生此義例哉然則何爲有時而不稱臣曰吾不敢必也意者文之脫誤耳不然則實出於眾意而不可以一人當之也要之旣曰弒君則罪有所歸矣一人弒之罪在一人眾弒之則罪在眾不容有輕重於其間也王通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歐陽子亦譏學者不從聖人而從三子君子之學亦求義理之安而已聖人之所必無也傳爲經作而經不爲傳作信傳而誣經其陋儒已矣左氏稱穎考叔純孝愛其母施及莊公得詩人錫類之義子謂舍肉遺母特以發莊公之問而爲入言之機耳而遽謂之純孝何也豈考叔素行別有可見者耶抑觀其爲人

謀者如此足以知其孝於親也邪不然譽之太過矣晉欒盈之誅羊舌虎與焉虎叔向弟也左氏曰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寔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做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之族及於難竊謂此母之言無謂也深山大澤則固生龍蛇矣而美婦必生惡子豈決定之理邪殆偶中耳使其言果當而知慮果及於此則可謂之賢而不可謂之妒實出於妒則言雖有驗亦非其情而不足稱矣左氏旣以爲妒而又若著其賢者何也

師曠對晉侯曰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
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陸氏釋音云本或作
之祀誤也竊詳文勢恐未必誤而所謂困民之主者乃復
可疑蓋上言神之主民之望下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字
皆相應不宜於此獨以主字屬民且主豈可言困或者其
生字也歟

汲冢書云伊尹放太甲而自立太甲潛出殺之而復立伊
尹子伊陟伊奮杜元凱特附於左傳之末而爲之說曰左
氏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放還
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與尙書所記乖異不知老叟

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
謂其粗有益於左氏故錄之嗚呼伊尹聖人其大義貫乎
天地詩書載之孔孟論之昭如日星有不可誣者世之小
人往往以私意量之妄生訾毀而此說爲尤甚然亦何能
奪古今之正論哉元凱姑欲發明左氏因遂取之而反疑
聖人之經亦已陋矣案左傳之文初無太甲殺伊尹立其
子之意而元凱云爾者蓋傳文乃祁奚救叔向之辭而叔
向之囚本爲叔虎所累且上文云蘇殛而禹興下云管蔡
爲戮周公右王故爲此附會以求合親屬不相及之義抑
不思祁奚止取其不以隙嫌廢公道而已詎須比類之親

然則元凱於此不獨誣經而其於左氏亦所謂欲益而反弊也

左氏春秋傳但云左氏而不著其名世皆以爲正明初未有疑之者劉歆謂其好惡與聖人同而杜預亦稱親受經於仲尼獨唐啖助言別有左氏其說曰左氏解義多謬其書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所引率前世人若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正明恥之正亦恥之正明蓋如史佚遲任者後世便謂左氏爲正明非也張橫渠程伊川雖未能必左氏之爲誰然亦不主正明以爲莫考也蓋不以助說爲過而宋子京譏其鑿劉器之笑其怪然則果孰是乎曰

啖子之論無害也然亦未免於畏其名論事者顧是非何如耳豈可以人而移之聖賢之言一是非也芻蕘之言一是非也蓋亦獨論左氏之是非而已其主名不必究也自今觀之乖戾甚多使其果出於正明可遂以爲是乎劉歆之徒惑於論語之所稱乃謂好惡與聖人同旣以爲同時而親見之乃謂受經於仲尼是皆妄意之言也蓋論語稱之者特所恥兩端耳安知餘事之盡然而所謂親受者又何所據也孔子之於人取其一節而稱之者不知其幾人而可皆以爲聖人之徒邪且正明親見孰與其弟子門人彼弟子門人日承訓誨然往往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

正明何人哉就使親受其經豈能盡得聖人之旨哉然則劉歆之見固無異於兒童啖助折辨其失可矣而必云別有左氏則其意亦以正明之賢不應至是耳故曰未免於畏其名也

春秋桓公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上書春正月下書秋八月而中云夏五其脫月字不論可知而公羊云夏五者何無聞焉耳嗚呼高之解經類以私意穿鑿詭異百端曾無忌憚顧乃於此著疑以示重慎豈不可笑哉穀梁云夏五傳疑也此亦非是孔子固嘗以闕文語人豈有特著一

書以爲大典乃猥存此等而不辨者况又非所可疑乎只是後來脫之耳

春秋襄公三十年宋災伯姬卒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穀梁左氏其說略同公穀皆以爲夫子賢之子謂伯姬知禮而不知禮似賢而近於愚其志可哀其事不可法也夫授受不親男女之正而嫂溺者必援之以手事有不幸而莫能兩全亦權其輕重而處之耳婦無傅母宵不下堂者所以別嫌疑防淫慝平居無事之時可也火至而避初非失節之

汚就使旁無一人亦所不禁况左右有司之眾足以自明
獨不能權其輕重而必守此區區之文乎予是以哀伯姬
之愚而鄙公穀之陋也左氏譏伯姬女而不婦以爲女待
人而婦義事予謂當此之事雖女亦得以從宜豈獨婦哉
嗚呼夫子中庸之教明如白日坦於夷途而世每以矯拂
難能不近人情爲奇節不亦異乎

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妾有妻公侯有
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又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
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夫妻者所以對夫嫡配
之總稱也婦人者所以對男子女子之總稱也初無貴賤

尊卑之別今乃以妻列於后夫人等下而別爲一號專指
婦人爲士之配然則天子之后公侯夫人輩不謂之妻乎
非士之配者不謂之婦人乎鄭注內則云妻之言齊也以
禮見問得與夫敵體也孔氏引之以爲彼是判合齊體者
此言齊者以進御於王時暫有齊同之義穿鑿可笑如此
檀弓云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子之先君
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吾先
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彼則安能
爲彼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彼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
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世言孔氏三世出妻此所謂

先君子者只是伯魚而疏義以爲夫子其說牽合蓋無足取或問子思之處此何如曰非也夫婦之義雖絕而母子之恩不廢此聖人忠厚之教也意者彼於其婦怒之至深故爲是忿激之詞而不顧耳不然道之失得其責在誰而自處其污以變世守之禮乎此不可以爲法也

檀弓云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問之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嘗怪其文不順家語則云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及之文乃順焉檀弓又云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子常病其事不詳家語則云敬叔以富得罪于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不如速貧之愈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事乃詳焉經傳之間可以互相發明者多矣是故聞見貴乎博也

淳南遺老集卷一終

滄南遺老集卷二

金藁城王若虛著

五經辨惑下

孔子言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曾子信之有若疑之子游證之更相辨明而其理乃定有若之賢似過於曾子要皆以孔子爲準而非其所自見也使孟子處之當不如此蓋君子之道人情而已喪而遂欲速貧死而遂欲速朽非人情也不近人情便非君子之道

檀弓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鄭氏曰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坊記亦有寡婦不

夜哭之文注又曰嫌思人道也予謂哀戚之至無暇避嫌先王制禮亦必不委曲至此特出於漢儒之私意耳又云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子謂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是或文伯之無取至於妻妾行哭此則人情之常義所當然者豈所以卜其賢否哉母子天屬也一有所恨而遂忘其哀亦太忍而不慈矣又何足爲賢而錄之且前旣言文伯之喪敬姜晝夜哭而又爲此說非自相反覆耶鄭氏釋三老五更之義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

致仕者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其說甚陋以更爲更事旣已不安而三五之稱又不知從何而知爲星辰也古人命名定不如此及注樂記則曰三老五更互言之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孔穎達見其矛盾則從而爲之說曰其義相包夫以一經一事一人解之而自立二義可乎宋均注孝經援神契曰三老知天地之事者五更知五行之更代者劉原父云天地之事當作天地人事此又以三才五行當之也臆說啾啾孰知真是蔡邕謂更當爲叟蓋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爲更耳嫂字女傍叟今亦爲更以是知應爲叟又以三爲三

人五爲五人此最近於人情故裴松之稱其有似而穎達以非鄭義不取何獨信鄭氏之專也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無謂之甚尤爲可笑抑此皆不足辨也蓋經旨迂誕自非先王之禮耳天子之尊賢至於師之盡矣優其禮貌厚其祿賜有謀則就而不敢召唐虞三代不過如是而已何至躬親侍膳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著冕持干而舞乎稷契皋陶伊尹傳說太公周召之徒不聞有當此禮者餘復何人而可以當之哉雖委巷之談不至是矣說者又謂以父兄養之所以示天下孝悌嗚呼親其親長其長孝悌者旌之不然者懲之可以教

天下也矣耆老縱賢要亦臣子而以父兄事之不亦悖乎蓋漢儒集禮雜取異說以亂聖人之經時君世主好名而輕信則或勉強而一行然見於史者纔三數人豈非爲下者慚作而不能安爲上者矯拂而不可久耶胡致堂徒怪其行之者寡傷古道難復而不知此等實非可行之事也王樵林東獨鄙其說以爲漢儒撰出而不之取正與愚意暗同然千載之間而能知其非者唯一見此人則夫特達不惑之士世豈易得哉

或問禮記三宥制刑之說何如曰先王之法亦求其是而已哀矜審慎則有之至於當罪無疑而必有三宥焉以爲

有司當執法而人主貴收恩此後世之虛文而非先王之正道也成王命君陳曰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斯則得其正道矣

文王世子篇既言文王爲世子朝王季之法繼言武王夢帝與九齡周公撻伯禽之事而終之曰文王之爲世子也既言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之法繼以釋奠養老之事而終之曰教世子既言三王教世子之法繼以周公踐阼之事而終之曰周公踐阼此三語者其於文勢爲贅恐亦如子貢問樂之類而鄭氏皆云題上事吾所不曉也

文王世子云武王夢帝與九齡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

爾三焉鄭氏注謂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逸樂延年紕繆之甚固不必辨孔氏既知天定之數不可增減而云文王言與女三者示其傳基業於武王欲使武王承其所傳之業乃教戒之義訓非自然之理審如此言則帝與之數復何以說蓋不知經文詭誕自不足信也

禮器云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者也此最害理夫聖人制禮未嘗不出於人情而曰近之者非其至是豈君子之言耶

內則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夫次室而下皆妾也非專指奔者而言使奔而爲嫡遂不謂之妻乎彼所謂天子諸侯

之妾亦皆出于奔者乎鄭氏曰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予謂女之奔人直淫佚耳亦鑽穴踰牆之類豈因有禮而往亦豈君子之所當接者哉樂記末章子貢與師乙問答聲歌之義而終之曰子貢問樂此必重出或有闕文而鄭氏曰上下同美之也大是謬說無足信焉

三代損益不同制度名物容有差殊然漢儒所記遂事事分別雖道德理義萬世不可易者亦或以爲異尚而偏勝不亦過乎如忠敬質文之說前人既有辨其非者矣至表記云夏道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周之賞罰用爵

列讀之令人失笑夫賞罰之用視乎功罪而已先後輕重皆以類相從而謂夏必先賞而後罰殷必先罰而後賞周之賞罰惟以官爵尊卑爲差雖三尺之童亦知其甚謬而學者信之以爲先王之法聖人之經悲夫至於尊而不親親而不尊皆不足取也

喪服之制親疏輕重固有等差至其哭主于哀則一而已而記禮者曰斬衰之哭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注云三曲者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哭母而降父一等已爲可笑至大功而下又有曲折從容之度是與教歌謳無異豈復

有哀邪甚矣漢儒之怪也

禮小功不稅而曾子譏之吾以爲是孔氏皆喪出妻而子思變之吾以爲非禮者人情而已矣

東萊云周禮者古帝王之舊典禮經也始於上古而成於周故曰周禮予謂此書迂闊煩瀆不可施之於世謂之周禮已自不可信又可謂古帝王之典乎

孝經稱君子事君將順其美夫人主有善因而誘引成就之所謂將順也北齊常山王演數諫文宣王晞止之曰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太宗嘗責宇文士及之佞對曰南衙諸臣面折廷諍陛下不得

舉手臣若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此乃爲阿諛而已豈孝經之義哉

孔子誅少正卯事誰所傳乎其始見於荀卿之書而呂氏春秋劉向說苑家語史記皆取而載之作王制者亦依倣其意著爲必殺之令後世遂信以爲聖人之大節而不復疑以予觀之殆妄焉耳刑者君子之所慎不得已而後用者罪不至於當死其敢以意殺之乎故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殺一不辜雖得天下而不爲此聖賢相傳以爲忠厚之至者若乃誣其疑似發其隱伏逆詐以爲明徑行以爲果按之無迹加之無名而曰吾以懲奸雄而防禍亂是

則申商曹馬陰賊殘忍之術而君子不貴也昔者四凶天下之所同患而帝堯亦固知之矣然卒不誅逮舜之世而後有流竄放殛之事猶不盡置之死蓋古人之重殺如此少正卯魯之聞人自子貢不知其罪就如孔子之說亦何遽至於當死而乃一朝無故而尸諸朝天下其能無議而孔子之心亦豈得安乎夫卯兼五者之惡借或可除而曰有一於人皆所不免然則世之被戮者不勝其眾矣尹諧潘正之屬不見於經傳姑置無論如管蔡王室之親敢爲叛逆罪孰大於是者而卯與之同罰無乃不倫乎至於華士尤非其比韓非曰華士自言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

食掘而飲無求於人不仕而事力太公聞之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無求於人不仕而事力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遂執而殺之信斯言也則華士特介潔之流雖非中行詎可殺之王肅惟知韓子之不足憑而不知荀卿所傳亦自無稽也東坡蘇氏曰此叟自知命薄必不久在相位故及其未去發之苟少遲疑已爲卯所圖矣夫君子循理而行不可則止甯人負我毋我負人使卯誠當死自有常刑豈必如仇敵相軋以先舉爲得計哉蘇氏嘗以晉武不殺劉元海明皇不殺安祿山爲盛德事其論甚高可爲萬世法顧復有此說何耶

嗚呼士生千載之後不獲親見聖人是非真偽無從而質之則亦求於義理之安而合乎人情之常而已自三傳而下託聖賢而駕已說者何可勝數蓋不足盡信焉三山林少穎近代之名儒也其於孔子兵萊人墮三都等皆排之而不取且曰說者徒謂聖人嘗用於魯必當有功故欲以是加其美而不知反污辱之可謂切中陋學之病矣誅卯之事亦此類也哉荀卿又曰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爲言教化不至不當罪民之意幾三百語永嘉葉氏曰少正卯之誅果於察姦非先王之正刑不治父子訟以待其心之自回

所謂正刑也竊亦以爲不然考諸論語孔子之告子張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曾子之戒陽膚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荀卿之說推此意而爲之耳方之誅卯固若近厚至其過正而非人情則一也審可罪也當卽刑之審可恕也當論而遣之并執其父三月不別至於請止而後赦吾不知彼之請止果其心之回耶抑不勝囚繫之苦而求脫也使彼心不回而終莫之請孔子將何以處之且教化不至非一日之故也上未可責其遽行下未可望其遽服而凡有罪者皆持此說以貸之則小人得以藉口而益輕犯法矣病痛發於身而卻藥投石委之不

治曰是攝養之不至也夫攝養不至則信有罪矣而已發之疾亦安得不治乎蓋論語云不教而殺者謂其先務之不知而專事其末耳非以刑爲可廢也哀矜而勿喜者恐其以察慧爲能而幸於殺人耳非謂遂不治其罪也苟卿因此設過正之事以驚世俗以爲眾疑於無罪者而遽誅之疑於必殺者而卒赦之操縱無常開闔不測此孔子所以異於凡人者而不知聖人正不如是也

家語載孔子之言曰婦有七出不去七出謂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妬者多口舌者竊盜者惡疾者三不去謂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共更二年之喪也先貧賤而後

富貴也後世本之以爲律令雖犯七出而有三不去之名者亦不得出斯果孔子意乎曰非也惡疾無子出於不幸而非其罪自不當出若乃失節而淫僻不孝而違父母是則罪之大者雖有不去之名亦安得存之至於嫉妬口舌之類量其輕重而處之可也又曰女有五不取謂逆家子亂家子世有刑人子有惡疾子喪父長子此亦非也君子之娶婦固有所擇而此五子者固在所疑然不至皆可棄也今立言而使之勿娶是絕物也聖人無絕物之法

左傳楚子將死屬羣臣以窀穸之事窀穸二字從穴無疑其爲塚壙之稱也而杜氏以爲長夜晏子之論陳氏曰民

人痛疾而燠休之燠休云者亦溫煦安息之意耳而杜氏以爲痛念之聲未曉其說也

衛獻公復國大夫逆于門者領之而已領蓋微點首之貌而注以爲搖頭誤矣

左傳定公五年三月於越入吳注以於爲發聲竊謂經語無發聲之體此字不安闕疑可也

楚子圍蕭還無社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于胥井而拯之若爲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杜氏以茅經哭井爲叔展教無社以文勢觀之殆是無

社教叔展也

曲禮云若夫坐如尸立如齊若夫云者止是語辭而注云若欲爲丈夫行道之人皆弗忍也行道猶言行路耳孟子所謂行道之人弗受陳軫所謂行道之人盡知之是也而注以爲行仁義至于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則曰歡爲飲食忠爲衣服之物吾不知歡何以爲飲食而忠何以爲衣服之物也鄭氏之謬妄如此

禮記有間傳其義未解鄭氏云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此特以經文意之耳一間字如何包許多意

史記吳世家云子胥將死曰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

之滅吳此特一時忍詞而已而呂氏春秋言夫差實挾其目著之門殆未可信揚子論子胥曰諫吳不式不能去卒眼之注引史記爲說予謂眼之絕不成語或者字之譌也歟若果用此事則正當引呂氏春秋耳

溥南遺老集卷二終

溥南遺老集卷三

金藁城王若虛著

論語辨惑序

解論語者不知其幾家義略備矣然舊說多失之不及而新說每傷於太過夫聖人之意或不盡於言亦不外乎言也不盡於言而執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乎言而離其言以求之宜其傷於太過也蓋亦揆以人情而約之中道乎嘗謂宋儒之議論不爲無功而亦不能無罪焉彼其推明心術之微剖析義利之辨而斟酌時中之權委曲疏通多先儒之所未到斯固有功矣至於消息過深

揄揚過侈以爲句句必涵氣象而事事皆關造化將以尊聖人而不免反累名爲排異端而實流於其中亦豈爲無罪也哉至於謝顯道張子韶之徒迂談浮夸往往令人發笑噫其甚矣永嘉葉氏曰今之學者以性爲不可不言命爲不可不知凡六經孔子之書無不牽合其論而上下其詞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測識而聖賢之實猶未著也昔人之淺不求之於心也今世之妙不止之於心也不求於心不止於心皆非所以至聖賢者可謂切中其病矣晦菴刪取眾說最號簡當然尙有不安及未盡者竊不自揆嘗以所見正其失而補其遺凡若干章非敢以傳世也姑爲吾

家童蒙之訓云

總論

解論語者有三過焉過於深也過於高也過於厚也聖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久學者求之大過則其論雖美而要爲失其實亦何貴乎此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自謂其不得聞而宋儒皆以爲實聞之問死問鬼神夫子不以告子路而宋儒皆以爲實告之鄉黨所載乃聖人言動之常無意義者多矣而或謂與春秋相表裏終篇唐舜禹湯之事寂寥殘缺殆有闕文不當強解而或謂聖學所傳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若是之

類皆過於深者也聖人雖無名利之心然常就名利以誘人使之由人欲而識天理故雖中下之人皆可企而及茲其所以爲教之周也如曰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此正就名而使之求實耳而謝顯道曰是猶有求知之意非聖人之至論子張學干祿夫子爲言得祿之道此正就利而使之思義耳而張九成曰聖人之門無爲人謀求利之說祿之爲義自足而已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夫子以爲不可及楊龜山曰有知愚之名則非行其所無事言不可及則過乎中道矣蘧伯玉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夫子以爲君子而張南軒曰此猶有卷懷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見果聖

人之旨乎若是之類皆過於高者也凡人有好則有惡有喜則有怒有譽則有毀聖人亦何以異哉而學者一以春風和氣期之凡忿疾譏斥之辭必周遮護諱而爲之說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此蓋篤實教人欲其知所勉耳而衛瓘以焉字屬下句意謂聖人不敢以不學待天下也此正繆戾而世或喜之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人固有晚而改節者然概觀之亦可見其終身矣而蘇東坡皆疑其有爲而言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夫子比之斗筭而不數蓋師弟之間商評真語何害於德而張九

成極論以爲自稱之辭至於杖叩原壤呼之爲賊此其鄙
棄無復可疑而范純夫猶謂因其才而教誨之若是之類
皆過於厚者也知此三者而聖人之實著矣

淳南遺老集卷三終

淳南遺老集卷四

金蒙城王若虛著

論語辨惑一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疏義以爲三次而晦菴謂所稱三
事殊不同昔有人自言一日三檢點程氏聞之曰可哀也
哉其餘時句當甚事蓋倣三省之說錯了意謂君子之學
造次不忘則不待旋加省也舊說順於本文而新說有功
於學者姑兩存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至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南軒曰
非謂行此數事而後學文也以是爲本而以餘力學文耳

說甚佳

子夏曰賢賢易色至吾必謂之學矣舊疏云此章論生知美行雖學亦不是過矣吳氏日子夏之意善矣然其弊將至於廢學南軒曰非謂不待夫學也欲使務其本耳不曰不學而曰未學意有涵蓄矣其說皆非蓋此本言已學非未學也亦曰觀其行足以卜其學而已韓退之嘗云苟行事適其宜則言得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意與此同劉正叟曰其人既能此等之事而自言未學吾必謂之學蓋此等非學不能也是爲得之晦菴曰人之爲學大要不過欲爲是四者而已故如是之人雖或以爲未

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意亦無異然云不過四者則失之狹蓋四者行之大也舉四者則餘可知矣

學則不固舊說以固爲蔽而新說曰固堅也不能敦重則學亦不能堅以語法律之舊說爲長

毋友不如己者東坡曰世之陋者樂不已若者爲友則自足而日損故以此戒之是謂不以辭害意如必勝己而後友則勝己者亦不與吾友矣其說甚佳林少穎乃通上句爲義曰忠信不與己同者不與爲友此正疑其害意而爲之遷就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可改者不待三年

不可改者雖終身不可改學者類能辨之然其爲說過正者何多也東坡曰君子之喪親常若見之雖欲變之而其道無由是之謂無改父之道葉少蘊曰古者凡言三年之喪素冠刺不能三年是也當以三年無改爲句終三年之間而不變其在喪之意則於事父之道可謂之孝胡寅曰於之爲言依近慕思之意也執三年之喪而依近慕思少變焉可謂孝矣非指父道而言三說之曲不辨可知鄭厚則疑其有爲言之而弟子不善記歐公直謂出於妄傳而非夫子之云此亦過也游定夫曰三年無改者言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南軒云此言其常也若非道之甚

不待三年斯盡之矣蓋聖人固有決定之論亦有姑言大體而不盡其變者非止此事也學者一槩用之而不能以意逆志故常有蔽而不通者昔牟融鮑昱援引此義以遂漢明之非幾累孝章之初政而近代小人復有持繼述之說以誤天下者豈不誣經詭聖人之甚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東坡曰易稱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凡有思者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此孔子之所盡心也作詩者未必有意於是孔子取其有會於吾心者耳孔子之於詩有斷章之取也如必以是說施之

於詩則彼所謂無斃無疆者當何以說之此近時學者之蔽也子謂蘇子此論流於釋氏恐非聖人之本旨楊龜山曰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思可以作聖而君子於貌言視聽必有思焉而謂有思皆邪可乎詩三百出於國史未能不思而得然皆止乎禮義則所謂無邪也其說當矣且孔子論詩而以其本語蔽之則所取者固詩人之意也彼之意未必然而吾以爲然果孔子之心乎抑蘇氏之鑿也已自爲鑿而反病時學之不通亦過矣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舊說以爲疾病之外不可妄爲非法貽憂於父母或曰父母愛子之心唯恐其有疾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無不謹亦可以爲孝子謂從新說則文順從舊說則意完然皆有益於教當並存之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曰視曰觀曰察文之變耳晦菴曰觀詳於視察又詳於觀此幾王氏之鑿矣雖若有理然聖人之意恐不若是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晦菴載周氏之說曰行之於未言之前言之於既行之後解者雖多無近於此

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疏云此是真知當

矣又曰若其知之反隱曰不知及不知而言我知皆非也
上句何必如此解程伊川曰以爲不知而求之則當知之
故云是知也推而演之亦似有理然聖人語下本不及此
則未免爲曲說晦菴曰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
不害其爲知意已足矣而復曰由此而問有必知之理此
又流於程氏之曲而不覺也謝顯道曰當知者不可不知
如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是也不可知者不必知如千歲
之遠六合之外是也儻能識別於此則可謂知所存心矣
亦可謂能充是非之心矣故云是知誕妄之甚不足論也
子張學干祿孔子告之以慎言行東坡曰子張學干祿將

以自售也孔子言祿在其中教之以不求而自至者也其
說甚佳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舊說以爲任正人廢邪枉而程氏之
徒多作事之枉直此亦可通然夫子答樊遲知人之說曰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而子夏證之以舜湯伊臯不仁
者遠則舊說是矣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孔子言三代相因損益可知
者此專指禮而云爾馬融以所因爲三綱五常所損益爲
文質三統殆是妄說而朱氏取之蓋未當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晦菴曰

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此事尙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予謂前說爲優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晦菴曰記者序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此殊有理勝於泛論矣

子人太廟每事問釋者曰籩豆之事有司存焉時王之制或損或益聖人容有不知故不得不問雖知亦問敬慎之至也予謂此說皆通然亦止是初入一次耳若每如此則僞而不情矣

宰我對哀公問社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

不咎解者莫能通張九成以爲微言隱語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訓詁唯當時哀公宰我孔子知之此卻本分

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二子可謂深知聖人者矣而記者不著其姓名殆爲闕典也

子謂韶盡善而武不然古今論者皆曰唐虞揖讓湯武征誅所以優劣不同世之淺丈夫遂敢以湯武爲非至有詆毀而幾乎罵者甚矣其無知也予嘗論之堯舜湯武皆古聖人而其所行皆天理初無優劣之殊質之五經論孟亦未嘗有不足於湯武之意直後人所見者小耳以常道觀

之以臣伐君與夫授國他人而廢其子均爲不順自不得已之變而論之則堯舜之傳賢湯武之除害無非公天下之大義也故夫論湯武之事者亦決其果是與非而已是則爲義非則爲賊豈特優劣之分哉然則湯何爲而慙武何爲而未盡善曰湯之慙憂後世也亂臣賊子無湯之志而襲其跡者得以爲口實是則湯之所病也何嘗以桀爲不可伐哉武未盡善此謂傳其樂者耳伊川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讓跡固不及然其聲音節奏亦有未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乃知未正之前不能無錯亂者此

說是矣而以其跡爲不及蓋亦未脫於流俗之見邪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說者雖多皆莫能通予謂貧與賤當云以其道得之不字非衍則誤也若夷齊求仁雖至餓死而不辭非以道得貧賤而不去乎夫生而富貴不必言不處生而貧賤亦安得去此所云者蓋儻來而可以避就者耳故有以道不以道之辨焉若謂聖人之經不當變易以就已意則甯闕之而勿講要不可隨文而強說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註疏以爲不聞世之有道其說甚

謬程氏曰人不可以不知道夕死可者是不虛生也斯爲得之東坡云未聞道者得喪之際未嘗不失其本心而况死生乎子由亦云一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所謂過於深者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南軒曰不得其欲則怨謂怨出於己也伊川曰利於己必害於人所以多怨謂怨出於人也二者皆通但未知聖人之旨果安在耳至王補之乃云不獨己多怨乎人人亦多怨乎己是則過矣

夫子以一貫之道語曾子曾子然之而不疑門人問焉則曰忠恕而已說者遂以忠恕爲貫道之實嗚呼忠恕固修身之要要之則是兩端何足貫夫子之道乎東坡曰一以貫之者難言也雖孔子莫能名之故曾子唯而不問知其不容言也雖然論其近似使門人庶幾知之不亦可乎曰非門人之所及也非其所及而告之則眩而失其真矣然則盍亦告之以非其可及乎曰不可門人將自鄙其所得而勞心於其所不及思而不學去道益遠故告之以忠恕此曾子之妙也子由進策曰盡天下萬物之理而制其所當處是之謂一然則一者所以主宰眾善使之不過者耳夫子又嘗語子貢矣曰子非多學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

舉可謂近之矣及至此章乃置而不論蓋亦惑於忠恕之語故與或者又言彼是論學此是論道是亦不然其實一理耳近觀論語集義楊龜山周氏游氏皆以忠恕爲姑應門人之語則疑此者不獨東坡也予故從之或謂曾子所見實在於此猶仁者謂之仁智者謂之智而已以中庸所載違道不遠之言準之亦似有理然而決非夫子之一也尹彥明曰孔子於曾子不待其問而告之曾子亦深喻曰唯至於子貢不足以知之故先發多學之問果以爲然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雖聞夫子之言猶不能如曾子之唯也子貢之學不及曾子如此范純夫亦云先攻子貢之失

而後告以至要洪邁破其說曰二子皆孔門高弟也其聞言而唯與夫聞言而不復問皆已默悟於言意之表矣先儒所以舉子貢者謂其先然夫子多學之旨耳是殆不然方聞聖言如是遽應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師之道故對曰然而繼之以非與之請豈爲不能知乎予謂洪氏之論深盡人情故表而出之程明道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體恕者用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謝氏曰忠譬則川流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夫聖人之道誠高遠而洪深至於忠恕之義人亦易辨矣而諸公張大之如是蓋其意必欲極一貫之妙故耳恐未

必然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又曰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果因何事而妻容也曰凡爲女擇配取其相當非止一端恐未可以此等斷聖人之意也弟子徒謂聖人之妻人必不苟然故於諸處記之而附會耳宋儒釋三復白圭之義曰有意慎言所以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禍蓋遷就其事云孔子以子妻公冶長而兄子妻南容或謂南容之賢差愈於公冶長聖人所以避嫌程氏破其說甚當林少穎云其所以相接而成文者蓋弟子見其事相類故從而錄之本無

異義使聖人於此而有公私之辨是則漢之第五倫矣其論尤佳

淳南遺老集卷四終

論語辨惑
 宰予晝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喻且曰始也聽人之言則
 信其行今因予而改之舊說以為廢墮於學嗚呼一晝寢
 之適雖聖人不免焉且夫學之勤墮行之真偽何足以卜
 之而夫子之怒至是乎蓋其墮也非止於一朝而夫子之
 怒亦有素矣特因是而發耳不然則予之耽寢日以爲常
 記者語簡而不盡其詳亦不可知荆公曰宰予之大罪在
 於行不顧言則晝寢之過爲不足責東坡曰晝居於內非

淳南遺老集卷五

金藁城王若虛著

論語辨惑二

宰予晝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喻且曰始也聽人之言則
 信其行今因予而改之舊說以為廢墮於學嗚呼一晝寢
 之適雖聖人不免焉且夫學之勤墮行之真偽何足以卜
 之而夫子之怒至是乎蓋其墮也非止於一朝而夫子之
 怒亦有素矣特因是而發耳不然則予之耽寢日以爲常
 記者語簡而不盡其詳亦不可知荆公曰宰予之大罪在
 於行不顧言則晝寢之過爲不足責東坡曰晝居於內非

有疾不可予蓋好內而懷安者皆求之太過者其餘說者
尚多迂陋益甚無足辨焉

始吾於人此一章而再稱子曰胡氏疑其衍文或非一日
之言予謂以語法觀之只是一章其爲衍文無疑也家語
載夫子之言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
羽斯果夫子之言乎曰非也好事者因論語而附會爲之
耳夫子所謂始吾於人聽其言而信其行今也聽其言而
觀其行因予改之者特一時忿怒之辭非謂平居一聽人
言遂信其行也天下之人行不副言者多矣使夫子隨聽
而遽信之所失者豈特宰子邪言猶可也至於以貌取人

雖愚夫知其不可而謂聖人爲之乎夫子之於人好惡必
察毀譽必試賜之辨師之堂堂曾不足以欺之顏子之愚
猶必退省其私而後信何獨於宰子子羽而鹵莽如是哉
吾固疑非夫子之言也

子貢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以爲
非爾所及范純夫曰君子修其在己者其在人者不可及
也已欲無加諸人易使人無加於己難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則無加於人矣而欲人無加於己雖聖人不能也顏子
之行犯而不校則已矣豈能使人無犯乎其說甚好然註
疏本如此程氏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

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或能勉之仁則非子貢所及強生穿鑿殊無謂也晦菴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我亦不欲以此加人卻只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以也字爲者字於文爲悖矣又曰此仁者之事故非子貢所及子謂如彼之說亦只是恕何足爲仁乎林少穎曰此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意然此以爲非所及而彼則曰終身可行者蓋自謂能之則不許甘於不能則告之乃聖人抑揚之意皆是曲說無足取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考諸論語六經夫子實罕言之故雖高弟有不得聞

者蓋自漢以來學者莫敢輕議而近代諸公皆以爲聞而歎美之辭或又曰聖人之文章句句字字無非性與天道者吾不知其果何所見也歐陽子嘗謂聖人不窮性爲言或雖言而不究學者當力修人事之實而性命非其所急此於名教不爲無功而眾共嗤黜以爲不知道高論旣興末流日甚中才庸質例以上達自期章句之未知已指六經爲糟粕談玄說妙聽者茫然而律其所行顛倒錯謬者十八九此亦何用於世哉愚謂歐陽子不失爲通儒而是說譎譎者未必無罪於聖門也嗚呼度德量力切問而近思孔孟之教人必始於此後生小子盍亦少安甯失之固

無涉於妄甯處其卑而不至於僭焉則善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夫人之行事固不厭其思至於畏慎太過則亦不必也文子其太過也與故聖人以中道約之以爲如是亦足而已近代李邦直獨得此意鄭氏曰賢而寡過不必三思蘇氏曰再愈於一而况三乎程氏曰再則定三則私意起其說皆偏而程氏尤甚思至於三何遽爲私意邪程子又以文子使晉求喪之禮爲證按文子至晉而果遭之則正得思之力也何過之有蓋事有不必再思亦有不止於三思者初無定論也呂岱戒諸葛恪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季文子三

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夫以元遜之流而剛很自用卒至於殺身則呂君之戒固未爲失然而無答者豈以彼旣自護其短故不復與之辨與抑亦膠於夫子之言而未能以意逆志也

夫子以微生高爲不直孔氏曰用意委曲非爲直人東坡曰高古之過直人也乞醯以應求非孔子之所謂不直而高平日之所謂不直也凡人情之所安者皆高之所不可至其重違人之求而乞以與之雖高不免此之謂不繼孔子因其不繼而譏之耳無垢曰直謂直情徑行也高殷勤

委曲以徇人情如此孰謂其徑行而不恤乎夫子蓋美之也嗚呼從孔氏則幾於狷介而不通蘇張之論高矣而於文勢訓義又爲不順是三者猶未安也謝顯道云周濟急難何害爲直然在當時其設心恐不若是夫子親見其事故語止於此而意已達矣今未可以乞醯認爲不直林少穎云是必高不謂之乞諸鄰而與故也二說與鄙意暗同夫人求於我我適無而鄰幸有公乞而明與之鄰不爲病而求者之望償焉兩不相傷聖人將爲之而安有不直之譏意者竊取諸鄰而名爲己有給其人而爲惠耳僞而不真故聖人惡之晦菴譏其掠美市恩蓋得之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或訓焉爲何而屬之下句廋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或讀不爲否而屬之上句意謂聖人至謙必不肯言人之莫己若聖人至仁必不至賤畜而無所恤也義理之是非姑置勿論且道世之爲文者有如此語法乎故凡解經其論雖高而於文勢語法不順者亦未可遽從况未高乎

夫子以顏氏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爲賢周濂溪每令學者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夫樂天知命而胸中有道義之味則外物不能累矣豈必有所指哉今乃如衲子下句曰什麼是受用吾門中何事此等語呂與叔詩云學如元

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輸他顏子
得心齋一時好事者爭諷誦之予按論語中庸繫辭所載
蓋夫子之於顏氏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使欲罷不能而彼
其所從事者皆遷善改過服膺克己之實若乃隳支體黜
聰明心齋坐忘等語此出於莊周之徒而吾黨引之以爲
美談誣先聖而惑後學其風殆不可長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均是儒也而有君
子小人之辨蓋其心術不謹趨向一差則要利盜名文姦
濟惡皆學之爲也未流或至叛聖人害天下而不顧非小
人而何程氏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王平甫張南軒

亦同荆公曰君子一以貫之小人尙雜博王補之亦同沈
道原曰君子者揚雄所謂大知而小人則所謂小知也范
純夫曰君子學其內小人徇其外君子所治者本小人所
治者末劉原甫曰君子將行之小人將言之謝顯道曰君
子志於義小人志於利尹材曰君子通其理小人誦其數
皆不足以盡之呂東萊曰小人者非險賤不正之謂也果
險賤不正安得謂之儒蓋如言必信行必果之類予謂不
然儒者所業之名耳豈以行爲小人遂不謂之儒乎夫小
人之稱有二而指細民者不與焉其曰涇涇小人小人樊
須從其小體爲小人之類此謂所見淺狹對大人而言者

耳自餘以對君子者皆險賤不正之屬也游夏之在聖門文學雖勝而行實未醕則夫子以是警之蓋不爲過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伊川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子由曰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水必有泥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烟土去則水清薪盡則火明人而不仁物有以害之也物之害旣盡性一而不雜未嘗不仁也若顏子者性亦治矣而土未盡去薪未盡化力有所未逮也故能三月不違而未能終身東坡云夫子默而察之閱三月之久而造次顛沛無一不出於仁是以知其終身弗畔也予以東坡爲

當設使顏子有時而違仁亦必因事而發如所謂日月至焉者豈有恰限三月輒一次違之之理若云三月之後不復可保則何足爲顏子乎

澹臺滅明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宰室程氏曰由徑者謂踐田疇之類也使小道便於往來由之何害予亦謂誠意苟通不必因公事而後可見滅明捐介之士不足爲通方子游特取其所長而已王子微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徑者邪也所行不由正道者皆是也此論太高恐非其實史記稱滅明狀貌甚惡孔子以爲材薄旣已受業退而修行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而家

語乃曰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故孔子有是言
又曰滅明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
孔子之望何其相反邪以論語證之史記爲近

宰我問井有仁焉之說舊說以爲仁者必濟人於患難聞
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世儒多取林少穎謂仁
當作人而伊川曰仁者好仁不避患難雖告之以赴井爲
仁亦將從之予謂從舊注則仁字不安從伊川則逝字難
說此當兩存之要之伊

下闕

上闕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記曰武王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豈以武王行事而不以文王之心爲心文王素所

不欲者而一旦爲之且誣稱文王之志哉蓋孔子之所稱
者勢可以取而不忍爲也武王之卒伐者義至於盡而不
容已也學者拘於世俗之見而不知聖賢公天下之大義
豈足與語此哉

子罕言利一章說者雖多皆牽強不通予謂利者聖人之
所不言仁者聖人之所常言所罕言者唯命耳然而云爾
者予不解也姑闕之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夫子答
以待賈南軒曰待賈者循乎天理求善賈則心已先動矣
其說甚好此便是義利之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注疏以爲嘆時事之不留古今多取此意程氏曰此道體也天運行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意予謂孔子指水而云其所寓意未可曉也諸子之言亦俱說得去然安知其果然哉程氏之論雖有益學者要爲出於億度而遂謂自漢以來無識之者何其自信之篤邪蓋未敢從

子畏於匡沈道原曰君子畏乎在我者不畏其在天者不能窮理盡性而取禍此則在我者君子所當畏也旣以窮

理盡性矣雖有一朝之患君子不患矣然則孔子何爲畏匡也曰此記者之云耳猶言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以文王與紂之事也夫窮理盡性然後能作易何憂患之有故匡人之圍以事觀之則爲可畏以理考之則非聖人之所畏也其說甚佳

未可與權與唐棣之華詩舊說以爲一章謂唐棣之華偏然反而後合權道亦先反常而後至於大順李清臣辨之曰權之爲名猶物之在權能不失其輕重而已其於道之大經蓋未嘗戾而人倫之大經未嘗亂也公羊氏始有反經之說焉孔子言可與立未可與權旣已句斷而別舉逸

詩之文彼作詩者因兄弟之乖離而喻之以唐棣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云兄弟之不親由己之友悌不至耳意謂詩人失辭所以刪而不取而釋者附之於權以符公羊之說豈不妄哉此論爲勝解詩之義雖未敢必而其爲兩章者決無疑也晦菴不知詩之所指止當闕之而云上二句本無意義但以興起下句則當矣程氏曰自漢以下更無人識權字此言亦太峻矣唐德宗還自興元欲因迎扈軍威使人代李楚琳陸贄諫曰若此則事同脅執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權之爲義取類權衡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

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眾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觀宣公之論豈可謂自漢以下無識權字者邪

鄉黨一篇皆聖人起居飲食之常而弟子私記之雖左右周旋莫不中節然亦有本無意義者而學者求之太過如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食不語寢不言之類此止是端莊厚重耳不撤薑食不得其醬不食止是性之所嗜耳至於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饁而餲魚餒肉敗色惡臭惡者不食凡人皆然何必孔子東坡以爲雜記曲禮非獨孔

子之事皆置不說此固太甚然如張九成輩妄爲誇誕務以張大聖人而不知其非實至謂與春秋相表裏其不近人情亦豈足盡信哉

晦菴釋不得其醬不食曰惡其不備也子稱君子食無求飽又以士恥惡食爲不足議夫豈以一物不備而不食哉彼事事必求義理則宜其陋之至是也

晦菴解食不語寢不言云答述曰語自言曰言此何可分而妄爲注釋只是變文耳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且未達不敢嘗楊氏曰不敢嘗慎疾也必告之直也子謂人以善意饋藥而告之以疑不敢嘗凡人交際皆知其不可况孔子之於康子乎且使饋藥無迫使面嘗之理何必以此語忤之當是退而謂人之辭記者簡其文故一曰字而足耳

孔子廢焚而不問馬蓋其已見故不必問初豈有深意哉特弟子私疑而記之耳後人因其記之遂妄意而爲之說本不須著此三字鄭氏以爲貴人賤畜而然夫君子之待畜固輕於人然不應無情如此張子韶之說美矣至舉敝帷不棄等語以發明忠厚之心亦所謂矯枉過正也

不疾言不親指孔子在車時其端重如此而說者以爲恐惑人不知此事有何惑人者若曲禮所謂登城不指城上

不呼則有此理矣

滄南遺老集卷五終

